

他一直很了解自己的演技有多精湛，盛怒時笑、樂極時沉著一張臉，總是維持表面上的從容優雅，視面臨到的各種情境來決定自己應該表現出來模樣。他可以是個稱職得體的奴僕、可以是個親切友善的兄長、可以是個擰節有禮的紳士……但實際上，他通通不是。他的內心深沉的連自己的輪廓也無法勾勒出來，所有的慾望都埋藏在漆黑的霧霾之中。

黃微微張嘴想獲得更多一點氧氣，喘息著的身軀不停冒出冷汗，全身沒有一條神經停止拉扯，但他卻覺得安心，一旁的臭著臉的紅髮青年不甘不願但還是待了下來照顧他，雖然動作一點也不細心、甚至可以說是相當粗魯，不過隱含在其中的關切之意不必言語就能傳達。

——「還有，我的路會自己走，你，走好你自己的！」

於是他強迫自己緩下呼吸，裝作好轉睡去的模樣，如他所料，塞納見他似乎熟睡後，躊躇了一會，為他擦去了最後一次汗水，倒了一大杯水放在旁邊的桌上，接著便離開了狹小的房間。

若是平常的塞納，肯定會憑著野獸般驚人的直覺識破他的偽裝。黃勉強起身走向昏暗空間內僅有的出入口，慶幸離去之人的心煩意亂讓他有機可趁。

他將門上鎖，木製的把手被他浸滿汗水的黑手套給弄得潮濕。

反正對方橫豎都會被自己殺死，他應該一槍崩了那名暗殺者，再把他的屍體傳送走。但他很清楚，即使時間倒退讓他再做一次選擇，他還是會選擇傳送活人。

來自身體內部的強烈不適並非全是因為毒藥，這點只有他明白，他不知名的神秘天賦，能把雙手觸碰到的事物憑空移動到他親眼見過並想著的地方，也許是限制頗多，這魔法般的能力並沒有什麼特別的副作用，但唯有一點是他一直極力避免的。

活體傳送。

即使是一枝蟲子、一株小草，在移送的瞬間黃的腦內都會有不屬於他的精神情感流入，那並不是什麼舒服的體驗，更別說運送人類這樣有著複雜思維與豐富感情的生物，對他身體造成的負擔十分劇烈。

侵入體內的驚恐、憤怒，甚至乎對他來說陌生的記憶片段通通流進他的腦海中，那是短時間無法整理或是無視的大量資訊，造成的影響除了頭部的劇痛之外，也連帶影響了神經系統的失調。

黃靠著門板抱著肩頭蹲坐下來，在唯一的目擊著踏出視線之外後馬上放下了所有防備，脆弱的將原本高挑的身軀蜷起，身上的每條肌肉互相撕扯，他感覺到頸間及掌心的傷口又裂了開來，鮮血的甜膩氣味竄入鼻間，令人幾乎要窒息。

即使肉體上的痛楚讓他看起來狼狽，男人的眼神看起來卻沒有絲毫正在受苦的感覺，平靜的目光與外在表現成了強烈對比。黃微微勾起一個笑容，然後閉上眼偏頭靠在自己手背上。

從什麼時候，自己變得不一樣了呢？

他詢問自己，然後回想不起任何關鍵性的片段，又或者是因為，其中一塊記憶太過強烈，讓他幾乎要忘記自己經歷過的一切。

「走自己的路嗎……」

此刻、他只想去到一個地方。

這段路或許沒有終點，沿途也沒有宜人風景，但那是久違的，名為黃的人懷抱強烈意志想要觸及的所在。

塞納·弗洛斯。

闔上眼後彷彿就像在眼前的人，讓他找回了僅屬於自己的強烈欲求。

他僅是名為黃的一人，會受傷、會難過、會開心、會痛苦、會想要伸手擁抱愛人，也想要正大光明的活下去，為什麼自詡精明的人會拐了這麼大個彎才發現如此簡單又顯而易見的事實。

I will go my own way .

To you.